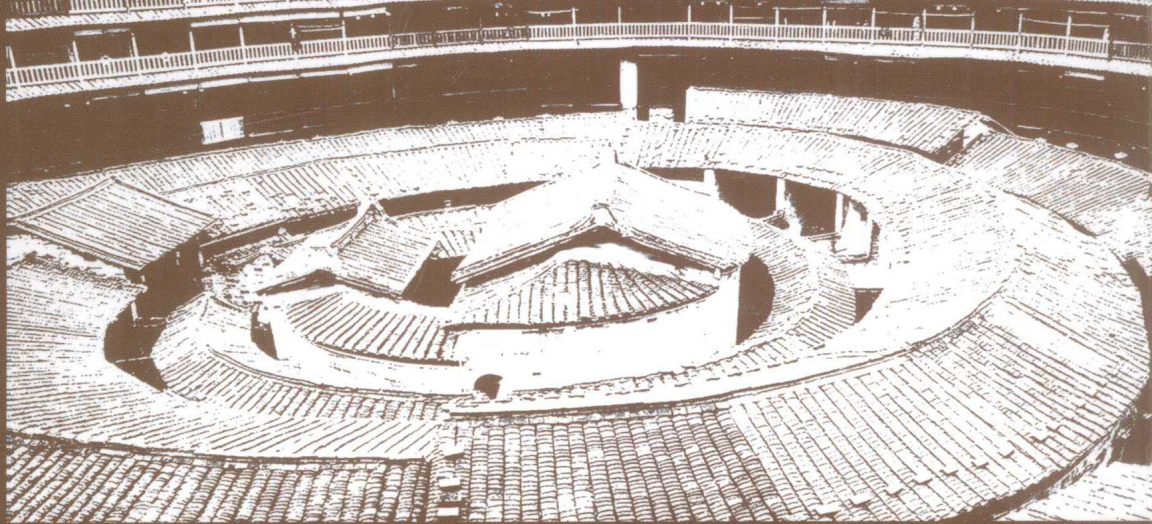


福建客家研究丛书



福建客家

古代文学作品辑注

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Fujian Kejia Gudai Wenxue Zuopin Jizhu

福建是客家大省，拥有丰富多彩的客家文学。

本书收集唐五代至近代福建客家地区的文学作品，共八百余篇，按客家民系萌芽、生长和发展的先后顺序，分为六编，

翔实介绍作者、解题，方便读者了解福建客家文学创作的总体面目。

兰寿春◎编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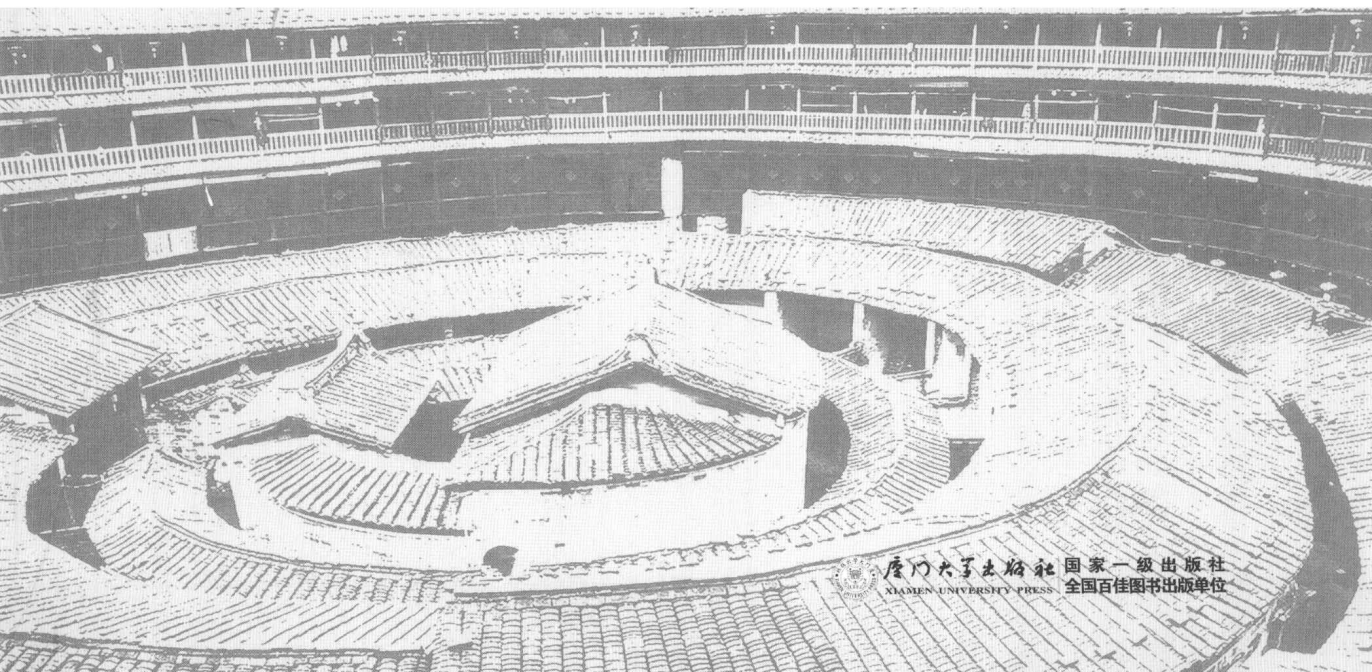
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福建客家

古代文学作品辑注

Fujian Kejia Gudai Wenxue Zuopin Jizhu

兰寿春◎编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建客家古代文学作品辑注/兰寿春编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615-4116-6

I. ①福… II. ①兰… III. ①客家-民族文学:古典文学-介绍-福建省 IV. ①I209.9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3492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厦门市金凯龙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9 插页:2

字数:650 千字 印数:1~2 000 册

定价:5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福建客家研究丛书



Fujian Kejia Yanjiu Congshu

凡 例

一，本书选辑唐、五代、宋、元、明、清、近代福建客家古代文学优秀作家作品，包括诗 750 首、词 22 首、赋 10 篇、散文 56 篇、小说 5 篇，另有福建客家民歌 33 首，共计 876 篇（首）。

二，本书作品按照福建客家文学孕育于唐五代，萌芽于宋元，生长于明代，发展于清代的历程，分为唐五代部分、宋元部分、明代部分、清初至清中叶部分和近代部分。福建客家民歌因为难以分清作品产生时代，故单独设为一个部分。

三，作品的地域范围涵括福建省的各个客家地区，主要包括现今龙岩市、三明市所属的长汀县、连城县、上杭县、武平县、永定县、宁化县、清流县、明溪县，这历史上的汀州八县都是纯客家县。非纯客家县主要有三明市的沙县、永安、泰宁、建宁等县市，南平市的延平、邵武、光泽、顺昌等县市区，漳州市的南靖、平和、诏安等县。

四，作品的出处，主要来自《临汀志》、《八闽通志》、《汀州府志》、《汀南廛存集》、《杭川新风雅集》、《全宋诗》、《全宋词》、《全明词》、《全清词钞》、《近代诗钞》；福建客家各县县志，各县自编的诗选；作家个人诗文集（如李世熊的《寒支初集》、《寒支二集》，华岩的《离垢集》，刘坊的《天潮阁集》）。

五，作者有福建客籍作者，也有前来福建客家地区仕宦的官员和流寓的诗人。所选作者和作品力求能从史志典籍或正式出版的诗文中查有实据，个别作品优秀而作者名不见经传的，则注明“生平事迹待考”。

六，作品按照作者所处时代先后顺序排列。生卒年不详的，则依其科举中试的先后排列。版式设计上，绝句、律诗和山歌采用两句一行的形式，古体诗、词和儿歌则采用通行的连排形式。诗、词的注释不标序号，用下划线表示有注释。赋、散文和小说的注释标明序号。

七，每篇诗文包括作者简介、题目、正文、出处、解题、注释。语言浅显，没有理解困难的诗歌，则不加注释。

八，诗词的小序、版本、题目中地名、人名、写作背景等均在“解题”中加以说明，“解题”中亦有对该诗文内容的简要点评。个别诗歌题目较长，则酌为节略，在“解题”中说明原题。

九，注释以人物、典故、地名、年号为主，客方言适当增注普通话含义。

十，正文文字残缺者，以“□”标示所缺字数。

序一

兰寿春君研究客家文学有年，特别注重对客家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前两年，他从福建闽西的客家文学入手，收集了闽西客家古代诗文作品，编为一书。闽西是客家人的祖居地，当然是客家作品产生最集中的地方，但是，随着客家人的迁徙、客家民系的发展以及行政区划的改变，福建其他客家地区的作家作品亦复不少。因此，兰寿春君又把视野拓展到整个福建省，遂有这部福建客家古代文学作品集。

在寿春君的《闽西客家古代文学作品辑注》里，受其所嘱，我写了序言，其中谈到了三个问题。在这部《福建客家古代文学作品辑注》即将出版之际，我想还是不妨将三个问题再次谈谈，以期引起大家的思考。

一是何谓客家文学，客家文学作为一个文学系统是否可以成立。这涉及对客家文学的界定。自罗香林《客家学导论》出后，客家这一概念得到普遍认同，但客家文学这一概念该如何界定，这是不能不考虑的。比如，把凡是客家人所做的文学作品都定位为客家文学；或是把客家地区出现的文学作品定位为客家文学。就前者来说，作者是否为客家人，其身份要确认。那么，流寓在外的客家人的作品可否归入？就后者来说，客家人在客家地区创作的作品没问题，但非客家人仕宦或流寓客家地区的作品算不算？这是在录选作品时应该考虑的。

二是客家文学形成的起始时期和分期如何确定。客家文学的发展演变应该与客家民系的形成变迁有关系。客家民系的形成，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或是起始于东晋，或是开始于唐五代，或是形成于南宋。不管何时，应该先有客家民系，后有客家文学。而且，不管起始在上述哪个时期，客家文学作品都是中国古代文学成熟时期的产物。就此来说，客家文学的产生，其起点是比较高的，寿春君所辑的唐宋人作品之丰富成熟可以证明这一点。客家文学发展的分期是否一定要按照一般文学史的分期那样以朝代变迁为依据呢？以客家民系变迁的几个大的时期来分，或以客家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来划分，是否更符合客家文学发展的实际？

三是客家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又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研究客家文学，还要考虑到它与中国文学主流的关系，与地域文学的关系。中国文学史的时间流程与空间地域的特点，如何在客家文学的研究中体现出来。

以上三个问题，也是我自己在思考的问题。在阅读完这部作品集之后，或许

可以得出更加完美的答案。

寿春君研究客家文学甚为专注，对福建客家文学作品的搜集用力甚勤。这部作品集，从唐代开始，一直到清代，包括诗、词、文、赋、小说多种体裁。每篇作品有作者简介、题记和注释，对读者阅读很有帮助。这些，对于客家文学的研究，都是有价值的。当然，对于客家文学的界定、分期及作品的搜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寿春君仍在不懈的努力之中。

祝兰寿春君在客家文学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郭 丹

2011年12月25日

于福建师大闽南科技学院

（序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论和客家学研究。现为福建师大闽南科技学院院长。）

序二

客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绚丽多姿百花园中的奇葩,客家文学是客家文化百花园中的玫瑰,特艳奇秀。

客家文化与客家民系的孕育形成相辅相成。福建省客家研究联谊会会长林开钦在《形成客家民系的四个特征》一书中指出:“客家民系的形成,四个特征缺一不可,即:1. 有脉络清楚的客家先民;2. 有特定的地域条件;3. 在特殊的历史年代;4. 有独特的客家文化。”主要在唐末宋初时期,中原汉人由于战乱或饥荒而南迁,在闽粤赣边与部分畲、瑶等少数民族或土著融合发展形成客家民系,客家文化也就在长期的融合过程中发展形成,“客家文化既保留了中原的汉族文化风格,又兼具浓郁的闽粤赣边乡土情调。这种客家文化既不是该地区原住民的本地文化,又不完全雷同于汉族移民前的固有文化。但是客家文化的总体,主导是中原汉族文化,所以客家文化根在中原。”同理,客家文学的根亦在中原,又凸显客家特色,这种特色与客家民系形成的特殊历史年代和特定地域条件等因素密不可分。

兰寿春副教授编著的《福建客家古代文学作品辑注》可说是福建客家古代文学作品之大全。该书收集、精选自唐宋以至明清及近代福建客家文学作者的诗歌、词、赋、散文、小说等,展现各历史时期作者对客家山川物景、风土人情的描写,从中可深刻理解客家文学的特性,编者在书中前言指出:“客家文学的特色,其实就是客家人文的特色。”弘扬、传承客家文化,发扬、光大客家精神,成为客家文学最重要的内涵,也是有别于其他民系文学的人文特征之所在。在书中,山川秀丽、土地广博的闽西大地与在“移垦”、“耕读传家”艰苦环境中孕育形成,深受爱国爱乡、英勇刚毅、不屈不挠、崇文重教、敬祖睦宗、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客家精神的熏陶或影响,在事与物、情与景、历史与现实、自然生态与内心世界的交融中创作出来的作品就足以证明。兰寿春副教授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博览史志典籍,以史为据,爬梳剔抉、精挑细选福建客家古代文学作品,按作者历史年代为序,解题确切,注释清晰,使人一目了然。从其收集的福建客家古代文学作者及作品的数量之多就可看出编著的艰辛。我们能从客家文学作品这一侧面,进一步了解闽西在客家民系形成、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性,再次证明闽西在闽粤赣边客家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发挥的巨大作用。因此,该书的出版、发行,对弘扬客家文化无疑是件大好事,可喜可贺。

本人对客家文学并无深入研究，仍属“门外汉”，但编者的精神和真诚感动了我，要我为本书作序，上面谈及的一些粗浅看法，就权作本书之序。

刘有长

2011年12月26日

（序者系福建省客家研究联谊会执行会长、《客家》杂志社社长、高级经济师）

前言

二十多年来，客家文学如何界定这个难题一直困扰着客家文化的研究。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主张主要有三种，一是以台湾的罗肇锦、黄恒秋和广西的卢斯飞为代表的“从宽”说，二是以湖北的古远清、广东的胡希张为代表的“从严”说，三是以广东的罗可群、江西的钟俊昆为代表的客家文学新命题。时至今日，这个看似简单却又根本的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分歧与误解依然存在。

一、“客家文学”界定的现状与现状的尴尬

1992年11月，在广西桂林召开的客家文化历史国际研讨会上，客家学者讨论了客家文学的界定问题，产生了种种不同意见。此后虽然又开过几次会议，但分歧仍然存在。这些意见可以汇总为“从宽”说和“从严”说两大主流观点。

台湾的罗肇锦先生是“从宽”说的代表。他在1993年发表的《何谓客家文学》一文中提出：“一个客家人，用客家话写作（当然也是客家话思维），所写的内涵，整个着眼于客家社会文化感情有关，那么他写的作品就是道地的‘客家文学’了。其次，一个客家人。自然表达的语文形式是‘国语’，但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是以客家话来思考，所写的又都与客家事物有关，这类作品也应归入客家文学。”¹这个观点没有对语言的运用提出限制（客家话、“国语”均可），但对作者限定在“客家人”。接着，黄恒秋先生在《台湾客家文学的省思》中就把作者的身份扩大为“任何人种或族群，只要拥有‘客家观点’或操作‘客家语言’写作，均能成为客家文学”²。

同是主张“从宽”说的卢斯飞先生在《客家文学研究刍议》一文中特别强调：“对客家文学的界定，宜宽不宜严，宜粗不宜细。这是因为：划分得太严太细……也就不可能到丰富的资料海洋中去翻滚梳爬，自然也就难以探索到客家文学的创作特色和客家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³

文学作品属性的界定，主要涉及作者身份、题材、语言和区域四个因素，“从

¹黄恒秋编：《客家台湾文学论》，台湾苗栗县立文化中心1993版，第8页。

²黄恒秋编：《客家台湾文学论》，台湾苗栗县立文化中心1993版，第16页。

³卢斯飞：《客家文学研究刍议》，《客家文化历史纵横谈》，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版，第189页。

宽”说抓住题材因素（客家事物、客家观点）这一重心，而对作者和语言方面的要求予以了宽泛。

“从严”说则对题材和语言方面有着严格要求。古远清先生认为，“客籍作家写出的作品是否一定是客家文学呢？这也不一定”；“更多的客籍作家不写客家生活，但有时用某些客家生活素材创作文学作品。如著名象征派诗人李金发，他的一首颇有名气的作品《弃妇》，据说就是以作者故乡梅县一位叫刘义妹的女人为模特儿写成的。但《弃妇》没有一点客家风味，而有的是浓郁的法国风味。故客籍作家取材于某些客家生活的作品，也不一定是客家文学”¹。他强调了题材的“客家生活”和“客家风味”。

胡希张先生把语言限定于客家方言，他说：“何谓‘客家文学’，说白了，就是客家方言小说”，客家文学“不是就题材而言，而是就作品的形式、风格，主要是语言风格而言。”²

在客家文学研究之初，百家争鸣式的论争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开展，但“从宽”说和“从严”说差异甚大，在此基础上开展的研究大相径庭，很难融合，这就阻碍了整体研究的发展。

2000年，罗可群先生出版《广东客家文学史》；2006年，钟俊昆先生出版《客家文学史纲》，客家文学研究取得两项重要成果。这两部著作对客家文学进行了新的界定，客家文学界定的论争取得标志性的阶段性成果。

在《广东客家文学史》绪论中，罗可群先生对客家文学进行定义之后，认为客家文学应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笔者认为，这三个方面的内涵其中两个方面的问题是没有说清楚的：一是客家文学使用的语言，除了“用客家人的生活语言——客方言”，还能用什么语言？“不论采用何种方式方法”的意思是什么？二是客家文学的作者身份，只能是客籍作者，还是包括非客籍作者？书中论及“非客籍作家若能深入客家地区，创作出反映客家人生活的文学作品，如谭元亨的《客家魂》，也应归入客家文学的范畴”³，语焉不详，“若能”二字尤其给人以不确定感。曾令存先生《客家文学的发生》一文就对此质疑：“从该书把张九龄、韩愈、苏轼、杨万里、汤显祖等‘入粤作家’纳入客家文学历史论说的视野，以及书中涉及的眼花缭乱的客家文学作家作品看，笔者不免要质疑：这些‘非客籍作家’被纳入客家文学视野的根据是什么？因为其‘深入客家地区’，创作出了

¹古远清：《客家文学界说》，《客家研究辑刊》1994年第2期。

²胡希张：《罗嗦一个“老话题”》，《梅州日报》1997年8月23日。

³罗可群：《广东客家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反映客家人生活的文学作品?“深入”在这里是个什么概念?“客家人生活”应该有什么样的内涵?”¹

钟俊昆先生也看出了其中的问题,他在《客家文学史纲》总论中提出:“凡是历代客家人的创作,非客籍作家在客家地区(寓居客家)的创作或写作客家地区的作品均应纳入客家文学的考察、研究、评判范围,也都是客家文学的组成部分。”²他的观点显然是扩大了客家文学创作主体的外延,但“凡是”一词失之宽泛,让人误解为,只要是客家人创作的,不管内容和风格是否与客家有关都算客家文学作品。事实上,无论是客籍作家还是“非客籍作家在客家地区(寓居客家)的创作”都不一定就是客家文学,除非他们的作品内容与客家地区的人、事、物有关。

上述问题的产生,仍然是客家文学内涵与外延不明确的结果。

二、客家文学的内涵与外延辨析

历史上的福建客家主要分布在闽西的汀州八县,包括今天龙岩市所辖的长汀县、连城县、上杭县、武平县、永定县,三明市所辖的宁化县、清流县和明溪县,这些都是纯客家县;闽西北和闽西南的泰宁、建宁、南平、邵武、沙县、将乐、南靖、平和、云霄、诏安等非纯客家县也有许多客家人。从唐代至今的一千多年来,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群山之中涌现了许多卓越的客家儿女,创造了独特的客家文化,也产生了优秀的客家文学。

从闽西汀州的史志资料来看,较早辑录客家文学作品的是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胡太初修、赵与沐纂的《临汀志》,其后则是明代黄仲昭修纂的《八闽通志》。清代乾隆年间曾曰瑛修、李绂纂的《汀州府志》保存了较多汀州八县的诗文与著述名录,其中“文苑”部分辑录了宋代和明清著述名录105家202部著作,文苑人物传37家;“艺文”部分又辑录了历代诗歌198首(题)、赋9篇、各体散文192篇。道光年间史学家杨澜编辑的《汀南廛存集》四卷保存了汀州各县五代以迄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诗赋,尤其难得的是,此书还有对作者、作品的精要注释与点评。收集一县一地作家作品较多的主要有清代版和民国版的各县县志,数量最多的要数丘复所编《杭川新风雅集》三十卷,他采集明清以至民国时期的上杭籍诗人就有459家,诗歌6135首。

¹曾令存:《客家文学的发生》,《学术研究》2006年第6期。

²钟俊昆:《客家文学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以这些历史沉淀的闽西客家古代文学材料为例，我们可以从作者、题材和语言三个方面分别考察客家文学的内涵和外延：

（一）作者身份的宽泛性

从身份看，客家文学作者由客籍作者和客寓作者两类构成。所谓客籍作者，指属于客家人身份的作者；所谓客寓作者，指暂时寓居客家地区的非客籍作者，主要是指前来客家地区仕宦的官员或流寓的诗人。前者是客家文学创作的主体，后者是客家文学创作的附翼。严格说，在客家文学发展进程中，主体与附翼的关系不是绝对的，它们是动态的关系。唐五代和宋元时期，由于闽西地处山区，文化相对落后，客家文学处于孕育与萌芽状态，文学创作的主体是客寓作者，而不是客籍作者。这些客寓作者的创作，对客家文学的产生起着催生和引领的作用。这种文学现象与客家民系形成于唐宋这一史实密切相关，因为民系的形成，不单是地域的因素，更是文化的因素；只有文化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文学的大发展与繁荣才可能到来。这些客寓诗人，他们仕宦、生活在客家地区，同样是客家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和建设者，他们的诗文描写客家地区的山水民情、抒写在客家地区的生活情感，认同客家的文化习俗，他们的创作理应属于客家文学的范畴。例如，中唐时期，著名文人元自虚、韩晔、蒋防曾任汀州刺史；唐末，诗人韩偓曾流寓汀州；北宋元丰年间，临汀郡守陈轩与通判郭祥正、福建转运判官蒋之奇等人同游汀郡山水，他们都写下了许多精美的诗歌。如陈轩所作《汀州》二首¹：

居人不记瓯闽事，遗迹空传福抚山。
地有铜盐家自给，岁无兵盗戎长闲。

一川远汇三溪水，千嶂深围四面城。
花继腊梅长不歇，鸟啼春谷半无名。

此诗咏汀州的开创、百姓的安宁与环境的优美，字里行间洋溢着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恍如世外桃源的喜悦。北宋末年，著名诗人韦驥、曾肇、洪刍也在汀州留下诗歌。南宋著名理学家、诗人朱熹曾应长汀县主簿刘子翔之邀来汀州东山书院讲学；泰宁进士邹应龙也曾游历长汀，作诗《珠峰映翠》、《登谢公楼》。尤其幸运的是，宋代两位著名爱国诗人、民族英雄——李纲、文天祥都来过汀州，留下许多光辉的诗篇，“他们在福建的活动和创作，对爱国思想的传播，对诗歌

¹（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第7895卷。《全宋诗》卷七二六亦有载。

创作的推动,作用都是巨大的”¹。

据《八闽通志》和《临汀志·进士题名》记载,宋代临汀郡考中进士的有59人,另有特奏题名100人。可见,客家民系形成的宋代,客家文化拥有了一个不错的起点。但中进士者不必然是诗人,诗人也无须一定要中进士。我们今天所能认定的客籍作家,只能是史志典籍中记载有诗文或诗文集传世的作者。两宋时期的闽西客籍诗人主要有郑文宝、邓春卿、王宗哲、邓肃、罗从彦、杨方。例如郑文宝,字仲贤,宁化县人,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进士,累官至工部侍郎,文章干略俱优,其诗深得当时晏殊、欧阳修等著名诗家赞赏²,有《郑文宝集》三十卷、《谈苑》二十卷等。清代史学家杨澜在《汀南廬存集·自序》中说:“汀有诗人,自宋郑仲贤始。”³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也称郑文宝是“宋初一位负有盛名的诗人。”又如理学诗人杨方,字子直,号淡轩,长汀县人,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杨方慕朱熹理学,中进士后即专程拜谒于崇安,成为朱熹的高徒。杨方的创作以议理散文为主,如《原心》篇;诗歌也有不少,其《送长汀簿张振古解印归》二首,见于《临汀志·名宦》,也见于《汀南廬存集》。在这些客籍优秀诗人的带动和影响下,客家地区迎来了文学的春天。

明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客籍作者迅速增加,成为客家文学创作的主体。据福建客家地区的史志统计,知名的客籍作者由宋元时的27人增加到明代的70人,清代的127人以上。其中不乏郝凤升、李世熊、黎士弘、丘嘉穗、刘坊、上官周、华岩、丘复等大家名家。与此同时,周景辰、吴文度、王守仁、徐中行、周亮工、赵良生、王廷抡、丁淮、熊为霖等客寓作者也创作了许多优秀诗篇。

由此可见,客家文学的作者不单有客籍作者,也有客寓作者。客家文学的建设从来不只是客籍作者的孤军奋战,事实上,客寓作者一直积极参与(有时甚至是领导、推动)了客家文学的建设,客家地区的文学才出现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因此,在界定客家文学的作者群时,外延应当从宽一些。倘若以籍贯为唯一标准,把客家文学的作者限定在“客家人”,客家文学的丰富性与包容性必然大大萎缩。

罗可群先生的《广东客家文学史》中著录了唐宋客籍作者12人,客寓作者(入粤文学家)5人;明代客籍作者12人,客寓作者2人;清初至清中叶客籍作者15人;近代客籍作者66人;其中,“客家才女”7人。钟俊昆先生的《客家文学史纲》第二编在叙述赣南客家文学时也充分肯定了客籍作者与客寓作者对客家地区

¹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页。

²(宋)胡太初修,赵与沐纂:《临汀志·进士题名》,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148页。

³(清)杨澜:《汀南廬存集》,清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年)刻本。

文学发展的作用，但此书谈及福建和广东客家文学时均遗漏了客寓作者。

（二）题材内容的特殊性

从题材来看，客家文学的主要内涵是描绘客家人的生活环境、反映客家人的社会生活及其思想情感。首先，客家文学大量描写山川景物，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在数量上，山水诗也占很大比重。福建客家文学是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汀江流域发展起来的，这里的生活空间不同于滨海（湖）地区，也不同于内陆平原、雪域高原，而全部是丘陵山地和小块盆地，这里竹树茂密、河水丰沛、石奇洞幽、山清水秀。在客籍作者眼里，这里是祖祖辈辈筚路蓝缕开垦出来的美丽家园；在客寓作家眼中，这里是蛮荒之地，有别于通都大邑的喧嚣与繁华，他们于此获得的是忘怀名利的宁静和未经雕饰的素朴之美。仕宦客家地区的官员和流寓的诗人大多被贬谪或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他们遨游客家山水，不但鉴赏风物的奇特，还会产生客至如归、此乡是吾乡的感觉。南宋临汀郡守陈晔（福建长乐人）就曾赋诗说：“我爱汀州好，山川秀所钟。阁前横滴水，亭畔列奇峰。古驿森慈竹，莲城挺义松。”¹客家人文地理的独特之美与诗人审美眼光的结合，是客家山水诗丰盛的原因。这些山水名胜因诗歌点缀而熠熠生辉，这些诗歌也因山水名胜而流芳千古，中国山水诗本身也因而有了过去没有表现的景物在这里得到成功的刻画，正如我们从《楚辞》中发现了与《诗经》风格迥异的山川风物而为之惊奇不已。

客家文学首先是地域文学、族群文学（从民系角度而言），客家文学的地域性是客家人聚居地区自然要素与人文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具有区域性、人文性和系统性三个特征。古远清在《客家文学界说》中指出，客家文学是“在中国客家族群生活的土地发生、发展起来的文学”²。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客家文化的产生，与客家地域的特点有直接而重要的关系，反映客家族群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必然也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其次，客家文学反映客家人的社会历史、劳动生活，展现客家人的民俗风情，抒写客家人心灵的喜怒哀乐，记载客家人不懈的理想追求；客寓作家也在作品中抒写他们在客家地区的见闻与感受，具有客家地区独特的人文内容。客家人由中原汉人与土著闽越族人和畬族人融合发展而来，产生出独特的文化，包括宗教、民间信仰、客家方言、宗族观念、风俗习惯、传统观念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极富

¹（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2，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3799页。原诗缺两句。

²古远清：《“客家文学”界说》，《客家研究辑刊》1994年第2期。

魅力的客家精神（包括迎难拓业、崇文重教、和睦亲邻、思根报祖等），都在客家文学中得到充分的表现——这是客家文学最重要的内涵，也是异于其他民系文学的人文特征所在。

客家文学既是地域文学，又是特色文学。黄恒秋强调“客家的”、“文学的”是客家文学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因素。“客家的”应当包括客家地域、客家人、客家人文特征三方面的内涵，“地域”是稳定的条件，“客家人”是灵动的因素，“客家人文特征”则是本质的要素。显然，客家文学的特色，其实就是客家人文的特色。

无论是客籍作者还是客寓作者，他们在客家地区创作的描写客家事物、反映客家历史与现实生活、抒发思想情感的作品都属于客家文学，这是毋庸置疑的。目前学界争论最大的，是客家文学题材的外延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客籍作家在非客家地区创作的文学作品是否客家文学？笔者认为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一概肯定。以清代上杭籍著名画家华岩的作品为例，他创作《丁酉九月客都门思亲兼怀昆弟作》、《寄紫金山黄道士》、《忆蒋妍内子作歌当哭》等诗歌时身在北京、杭州，但题材是怀念家乡的亲人朋友，思念去世的妻子，这是任何一个客家人无论身处何地都必然会有的情感，而这些诗歌恰恰最能反映诗人的内心世界。再如清代长汀著名词人马廷萱的《满江红》（古柏虬盘），是作者拜谒河南朱仙镇岳王庙时所作，但词的内容并不是描写异地山水，而是怀念南宋抗金英雄岳飞，表达的是汉民族共有的爱国情感，它不分地域，也不分民系。因此，笔者认为，客家人虽然身处异地，只要题材上还是反映客家的人和事（如华岩的诗），抒写客家人应有的普遍情感（如马廷萱的词），具有客家风味，这类诗文仍然还在客家文学的范畴。不能认为客家人走出客家地区，其作品就不是客家文学作品了。当然，如果只是单纯描写异地的山水人文，不写客家人、不言客家事、没有客家味，就只能称作是“客家人的文学”，而不是“客家文学”了。前面已经提到古远清先生曾指出的：“客籍作家写出的作品是否一定是客家文学呢？这也不一定。”笔者还是以华岩的创作为例，他长期生活在杭州、扬州，虽然他是客家人，但许多作品是描写杭州的山水人文以及和友人的应酬唱和，没有反映客家生活，也没有客家风味，这些作品就不能硬性归入“客家文学”之列。在这点上，我们赞同古远清先生“从严”的观点。

（三）语言形式的灵活性

从语言上看，客家文学的创作可以使用客家方言，也可以使用汉民族通行的

共同语。有的客籍作家使用客家方言进行文学创作，如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长汀县举人黎士弘写的《闽酒曲》：

板桥官柳拂波流，也够春朝半月游。
数尽红衫分队队，賚钱齐上谢公楼。

长枪江米接邻香，冬至先教办压房。
灯子才光新月好，传箋珍重唤人尝。

谁为狡狴试丹砂，却令红娘字酒家。
怪得女郎新解事，随心乱插两三花。

这是用客家方言写成的组诗，由七首绝句组成，写的是长汀传统米酒的酿造、销售及其传说。组诗用的是客家语，写的是客家事，抒的是客家情，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再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武平县人林宝树的《一年使用杂字》（又名《年初一》），该诗为七言歌体白话韵文，长达5400多字，涵括的内容既有日常生活，又有农业生产劳动；既歌颂了善良百姓的真诚友爱，也批判了富人的为富不仁。作者意在帮助百姓认识一年中的常用杂字，但他巧妙地把识字同百姓日用相结合，在生活中识字，而且在识字中传扬了可贵的传统美德与客家精神。这首长诗在长汀四堡书坊多有刻印，因此在客家地区流传甚广，深受百姓喜爱，也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客家民俗风情的珍贵资料。

清代乾隆二年（1737年）永定进士廖鸿章的《勉学歌》：

东方明，便莫眠，沉心静气好读文。盥洗毕，闭房门，高声朗诵不绝吟。
食了饭，便抄文，一行一直要分明。听书后，莫樱情，书中之理去推寻。过了午，养精神，还要玩索书中情。沐浴毕，听讲文，文中之理须辩明。食了夜，聚成群，不是读书便说文。剔银灯，闭房门，开口一读到鸡鸣。后生家，只殷勤，何愁他日无功名。

这首杂言诗用客家方言写成，勉励年轻人勤奋学习，反映了客家人崇文重教的精神。我们也可从中一见清代客家学子的学习态度与方法，。

遗憾的是，史志典籍中记载的客籍诗人大多数用当时官方通行的书面语言进行创作，用客家方言创作的文人诗歌所存极少，上述三首可谓弥足珍贵。文人创作之外，全部运用方言创作的是客家民间文学，包括客家民歌（儿歌、山歌）、